

楔子 代表死亡的命牌

劇烈顫抖的手緩緩翻起了地上的塔羅牌。

「哇呀！」女孩驚恐的扔掉手上的牌，嚇得摀著嘴踉蹌地退了好幾步。

塔羅牌掉在地上，有別於那精緻的背牌圖案，正面出現的卻是駭人的寫實照片。

一個男孩倒吊著，嘴裡滴落著穢物，雙目瞪圓，顯然已經死了。

而且，那個男生她認識！

牌面底下，寫著「DEATH」的字樣，那是死神牌，但是圖案卻被改成了照片。

「對、對不起……」女孩腳軟跪地，抖得連話都說不清。

她搞不清楚這是哪裡，奇怪，她在作夢嗎？這之前她人在哪裡？

看著自己身上的制服，她還沒回家？她在學校還是去補習班的路上……指節曲起敲著前額，但卻什麼都記不起來。

咿……一陣尖銳的金屬磨擦音讓女孩如驚弓之鳥般跳起，她害怕的回頭看著黑暗處，連連後退直到撞到牆。

「誰？是誰！」她哭著，「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為什麼我會在這裡……」

又一陣鏗鏘聲，女孩嚇得顫跳，那到底是什麼聲音！

這是在做什麼，演奪魂鋸嗎？為什麼記憶空白的她會突然來到這陌生的地方，四周都是牆，光源只有天花板上唯一的破舊燈泡。

手機，她的手機呢？女孩慌忙的搜索著全身上下，竟發現身上所有的物品都被拿走了。

「沙沙……我這個月運勢很強呢！」

咦？女孩一怔，這不是她的聲音嗎？

「上次算過了記得嗎？心想事成，運氣旺得不得了！所以我說啊，跟我們作對那就是找死嘛！」

「……什麼？」女孩驚愕的抬頭，「為什麼我的聲音會……」

那是她跟袁尹喬私下的聊天內容，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？不對，為什麼會被錄下？！

金屬拖曳聲再度傳來，女孩慌亂的張望，聲音越來越近了，她不能一直待在這裡，轉身往後瞧，發現後方有個門框，便立刻往那裡頭奔去。

但是那兩坪大的房間四面全是牆，毫無窗戶，女孩貼著牆哭泣，她不敢跑出去，但是也不知道能怎麼辦，只能貼著牆移動，一雙眼盯著門口，那是個長方型的洞，根本沒有門，她連上鎖的機會都沒有。

到底怎麼回事？真希望這是夢……等等，女孩突然想起來她剛剛去了哪裡，該不會……

「妳運勢有多好呢？」

門外傳來了奇怪的聲音，女孩嚇得正首。

那聲音非男非女，還有奇怪的回音，最可怕的是同時伴隨金屬磨擦水泥牆的聲音。

「對、對不起，不管我做錯了什麼，對不起！」她尖叫著，雙腳跪了下來，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！」

女孩哽咽地哭泣著，突然發現自己跪的地方並非水泥地，而是塊暗板門。

她心急的撥開上頭的物品，真的是一扇上鎖的暗門……地下室嗎？

「不急，妳等等就會下去了。」

「不……不，我為什麼要下去！」她倉惶搖首，泣不成聲，「我不要被關起來！我

都已經說對不起了你還想要我怎麼樣啊，我真的真的知錯了……」

金屬聲停止，那古怪的聲音問道：「這個道歉是真心的嗎？」

女孩一怔，她只想到要道歉，她、她只是想活下來而已！

「不管我犯了什麼錯，我都錯了，求求你不要傷害我！」女孩哭喊著，「求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，我真的知道錯了……嗚嗚……」

「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。」

這八個字彷彿救贖，女孩淚眼汪汪的抬起頭，看著無人的門洞，「謝、謝謝……」

「哼，呵呵呵……」一陣令人發寒的笑聲傳來，「但你們這些人，真的以為這個歉就沒事了嗎？笑話！」

咦？女孩渾身開始發冷，「你是……誰？」

咿……刺耳的金屬聲再度傳來，慢慢到了門口。

女孩瞪圓雙眼，看著總算出現在門口的人影—

「不……不可能！」她搖著頭，「不……」

「妳的牌掉了。」來人俐落地拋出一張牌，落在了女孩面前。

是她剛剛翻開的，代表死神的塔羅牌。

「啊啊啊啊啊—」

第一章 氛圍詭異的卜算

瘦弱的男孩走出男廁，扭開水龍頭清洗雙手，聽著潺潺水聲之外，那隱約的其他聲響。

好像有哪裡不對勁……蔡坤凱抬起頭，凝視著鏡中的自己，只有一百五十五的身高，枯瘦的臉蛋，黑框圓眼鏡，看上去就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。

嗯？他突然警覺到什麼，眼神往右後方瞟。

「嘿！蔡半仙！」黑牛人如其名，又高又黑又壯，不懷好意的走了過來，隻手重重的搭上蔡坤凱的肩。

蔡坤凱幾乎在他搭上的前一秒，迅速閃身避開。

黑牛因為使力過猛撲空，微微向前踉蹌，撲上了洗手台邊緣，他身後的兩個男孩看見這一幕，不禁在心裡暗暗讚嘆。

「馬的，你居然敢閃！」黑牛惱羞成怒，轉身就揪住了蔡坤凱的衣領。

瘦小的蔡坤凱難敵體壯如牛的黑牛，與之正面對抗絕對不是好方法，他也不打算硬碰硬。

「我只是要回教室而已。」蔡坤凱露出淡淡笑容，「黑牛大哥，我沒有別的意思，可以讓我回去嗎？」

黑牛冷哼一聲，直接把蔡坤凱狠狠的往牆上推，力道甚猛，蔡坤凱自然難以招架，整個背部撞上牆，想溜也被黑牛的夥伴擋住。

「嘿，我說蔡半仙，」果仁手貼著牆，做撐首狀，擺明阻斷他的去路，「聽說你有什麼天眼通啊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？那是大家亂傳的，我只是喜歡研究占卜算命類的東西而已。」蔡坤凱依然笑笑的說，盡可能無視面前的龐然大物。

「那你有沒有算到今天會遇上我啊？」黑牛再度揪著他的衣領，「別以為我會跟其他人一樣，被你的技倆騙。」

「呃……我沒打算騙任何人。」蔡坤凱和氣的望著黑牛，「但倒是算不出來，為什麼？」

麼你一直不太喜歡我。」

「你……你這傢伙就是醜人多作怪！」黑牛揪著他的衣服，使勁把他往牆上撞，「以為會唬爛，大家就會喜歡你了嗎？譁眾取寵的傢伙！」

瘦巴巴的蔡坤凱根本禁不起這樣的撞擊，連水星都聽見他胸腔的回音了。

「黑牛……你不要這麼認真，太大力了啦！」水星阻止著。

「馬的我就是看他不順眼！」黑牛咆哮起來，「這麼會算，那你要不要算算我左邊口袋裡有什麼？」

眼鏡滑出蔡坤凱的鼻梁，他痛苦的皺著眉。

三枚十元、一枚五元，四枚一元，跟一張擤過鼻涕的爛衛生紙。

「三枚十元、一枚五元……」蔡坤凱咬著牙說著，「四枚一元，跟一張擤過鼻涕的衛生紙。」

忽然間，黑牛的動作停了。

果仁跟水星都驚愕的看著他、再看向蔡坤凱，因著好不容易停止的動作，蔡坤凱總算可以把眼鏡扶正。

黑牛蹙著眉，帶著點不安的伸手摸摸口袋，隨即抓出一團東西，衛生紙屑飛得到處都是，攤開掌心，裡面剛好是蔡坤凱說的數目。

果仁嚥了口口水，默默的看向蔡坤凱。

「你……你怎麼……真的有天眼通喔！」他這口吻帶著點恐懼。

「你們剛去福利社，黑牛買了一罐可樂跟糖果，走路都是零錢聲，我算算可樂二十元，其他零食四十一元，他拿一百元的話，就找三十九元。」蔡坤凱說得條理分明，

「常常看他衛生紙擤一天，這不難猜。」

黑牛望著自己的手掌心，再不可思議的看著蔡坤凱，驟地握緊錢幣，更用力的把他往牆上撞，「假鬼假怪！」

「啊！」這次真的太痛了，蔡坤凱忍不住叫出聲。

水星翻了個白眼，「還以為你多厲害咧，靠！」

「嚇死我了！果然愛作怪啦！」果仁跟著踹了他一腳。

這時廁所裡突然往外刮出一陣風，強勁得不尋常，讓果仁瞓了眼。

「住……住手！」蔡坤凱咬著牙低吼。

砰！右邊遠方傳來物品落地聲，聽起來有點像是塑膠袋的聲響，緊接著是噠噠的急促步伐，有人疾走……不，有人衝過來了！

「喝啊！」伴隨中氣十足的大喝聲，來人雙腳騰空，直接朝黑牛左側身子踢下，將他踹離蔡坤凱的面前。

因為黑牛被踹開前右手還拎著他的領子，所以蔡坤凱跟著被扯了一小段，黑牛才踉蹌著往右邊摔去。

「搞什麼，霸凌啊！」帥氣落地的女孩直接喝斥，「又是你！胖沒有比較厲害好嗎。」

「幹！武帥！」水星低咒一聲，轉身就要溜。

武曉愛頭也不回，左手向後一逮，立刻抓住水星的後衣領，就往面前扯了過來。

「不知道霸凌是錯的嗎？」武曉愛擰眉，瞪著比他矮一個頭的水星，「知道還不阻止你同學？」

「不是……武帥，那個……我們只是……」水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，無比希望果仁可以幫他一把。

但果仁只顧著貼牆不敢動，黏蔡坤凱黏得超近。

武曉愛終於瞥向蔡坤凱……視線往下整整二十公分才看見他，畢竟她雖是女生，但近一百八十公分的身高還是很驚人。

蔡坤凱默默仰頭，這女孩子的壓迫感居然比黑牛還大。

「武、曉、愛！」黑牛好不容易站起，氣忿難平，「妳是在多管什麼閒事！」

「霸凌還敢這麼大聲喔？」武曉愛把水星朝旁甩開，「我是出來倒垃圾的，沒多少時間，來，跟同學道個歉，我就當什麼都沒發生。」

「我幹麼跟他道歉？！」這根本是面子掛不住的事啊！

「那個……同學，沒有必要啦，」蔡坤凱連忙打圓場，「黑牛只是跟我說說話而已，沒有什麼需要道歉的。」

黑牛得意的用鼻孔哼氣，武曉愛倒是不客氣的向左瞪向蔡坤凱。

「喂，你這就叫姑息！你當我瞎了嗎，我看見這傢伙抓著你往牆上撞，我都還怕你骨頭散了咧！」武曉愛雙手叉腰，義正詞嚴，轉回去面對黑牛，「仗著自己高壯就能欺負人嗎？你囂張個屁啊！他跟你有什麼過節嗎？欺負人哪裡有趣了！」

「妳也太愛管閒事了吧！妳以為妳是誰啊，不男不女的傢伙，會點功夫就在那邊囂張！」黑牛吼著，直接朝武曉愛撲了過來。

蔡坤凱嚇到了，就算武曉愛身高不矮，他也知道武師的名號，但在他眼前的還是個女孩子啊！

趨前，他伸出手試圖把武曉愛給拉開，「同一！」

啪！武曉愛左手隨便一推，就把蔡坤凱整個人再度推上牆，「你不要亂。」

蔡坤凱踉蹌貼壁，還沒定神，就看見黑牛毫不客氣的朝武曉愛奔至，右手握拳，狠狠的往她臉上揍去……不料武曉愛兩手瞬間抓住黑牛的右勾拳，立穩重心旋了半身，直接來個漂亮的過、肩、摔！

跟黑牛比起來，武曉愛絕對纖細多了，但這樣的女生卻輕而易舉的，把壯碩如牛的男生狠狠摔到地上一砰！

「啊一」黑牛背部摔地，露出痛苦的神情，大聲哀嚎。

蔡坤凱瞠目結舌，看著武曉愛彎身揪住黑牛的衣服，「道歉！」

「不……其實真的不用……」他還想說些什麼。

「對、對……」要黑牛道歉，像是要他的命似的，牙縫裡硬是擠不出完整句子。

「武一曉一愛！」

混亂中又傳來另一個男生的聲音，口吻氣急敗壞，呼喊武曉愛的名字還帶著回音。

「垃圾是倒在這裡的嗎？妳丟在半路是怎一」高大的男生邊吼邊走過來，一看見躺在地上的黑牛，還有揪著人家領子一臉凶狠的武曉愛，立即噤了聲。

「霸凌。」武曉愛頭也不抬。

「我看得懂。」谷沛海沒好氣的說著，「霸凌人說話還這麼有力啊？」

「嘎？」武曉愛一怔，終於抬頭看向谷沛海，「是他在霸凌同學啦，抓著人撞牆，你看這個男生乾成這樣，都快骨折了吧。」

「我沒這麼脆弱啦，」蔡坤凱趕緊蹲下身子，「同學，不過是開個玩笑，不必搞得這麼僵。」

武曉愛認真望著蔡坤凱，不耐煩的深吸一口氣，「你知道我不會每次都剛好經過嗎？」

「呃……所以？」

「我們一個月輪一次值日生，要剛好她倒垃圾時才能解救你。」谷沛海自動幫她接話，「好了，武曉愛，現在怎麼看都是你在霸凌黑牛。」

武曉愛不爽的鬆開手，她就是看不慣這種欺負人的行徑！認識黑牛的人不少，因為他實在太大隻也太黑，加上喜歡用自己的體型欺負人，誰不認識。

跟班們趕緊把黑牛扶起來，他依然疼得直撫後背。

「妳妳……武曉愛！妳給我記住！」還是喜歡撂狠話。

「記啊，儘管記，我歡迎單挑喔！」武曉愛挑眉，一整個眉開眼笑，聲音輕揚。

水星攏著黑牛要離開，擦過谷沛海身邊時，谷沛海左手按上黑牛的肩，讓他的臉一陣扭曲……身為劍道冠軍，這點手勁還是有的。

「霸凌人是不好的。」谷沛海平和的說著，「我也不太喜歡。」

「啊啊啊……」黑牛痛得說不出話，只能頻頻點頭。

蔡坤凱看著眼前這一男一女，全校的風雲人物，他們班級有些距離，從沒想過能這麼近距離看見他們。

武曉愛，不折不扣的女生，家裡開設武術館，全家上下都是武術高手，自然也包括她！不過武家除了她之外都是男性，所以她也有著男孩子般爽朗直接附帶粗魯的個性。

另一個更是一入學就赫赫有名的谷沛海，全國高中男子組劍道冠軍，一直是男生羨慕的對象，結實的身材、壯碩的體型，做人平實嚴謹，正直又一絲不苟，雖然表情始終波瀾不興，曾有「面癱」之稱，但聽說高二以來變化相當的多，尤其他在跟武帥抬槓時，還真看不出哪兒有面癱之相。

不像他這種乾癟身材……只期望畢業前至少能長到一百六十公分，否則真的是太矮小了，至於肌肉體能他已經在鍛鍊，但要到谷沛海那樣令人稱羨的程度，只怕還有一大段路要走。

「垃圾丟在半路妳會不會太誇張？」黑牛一走，谷沛海立刻朝武曉愛發難，「樓梯一走下來就看見一包垃圾在路上。」

「放著又不會有人偷倒，你緊張什麼。」武曉愛指向蔡坤凱，「我是看見他被欺負，就出手相助一下啊。」

「出手咧……妳出手根本不知輕重。」谷沛海也瞄向蔡坤凱，「她是不是很暴力？」蔡坤凱忍不住微笑，「其實還好？」

「少維護她，喂，妳要是不好好衡量力道，等等人家反過來說妳揍人。」谷沛海壓低聲音說：「不要老用蠻力好嗎？」

「靠，開什麼玩笑，我武曉愛是用蠻力的嗎？我用的都是武術！」武曉愛可不依了，「你下次有種當著我阿爹面前說我是用蠻力！」

「武爸爸的是武術，妳在學校濫用就是暴力了啦！」谷沛海一直在做深呼吸，「快點去倒垃圾！就快午休了，妳不要午休又沒回來。」

「囉嗦耶你，喂！」武曉愛驀地看向蔡坤凱，「你們班風紀也這麼囉嗦嗎？」

別 Cue 他啊！蔡坤凱真的忍俊不禁。

「黑牛他們常溜出來，我想他們班風紀不敢對他們怎麼樣。」蔡坤凱朝谷沛海使了個眼色，「不像谷同學，是個稱職的風紀。」

「囉哩叭嗦的風紀！」武曉愛不悅的噘起嘴，「你們很熟嗎？幹麼幫他說話。」

「同學是中肯。」谷沛海已經很習慣大家都認識他了，「同學，謝謝你。」

蔡坤凱笑意不止，因為谷沛海這邊得意，武曉愛倒是氣得吹鬍子瞪眼。

他們兩個真的很有意思，上學期開學初七班就發生了可怕的事，傳聞中是靈異事件，似乎是誰在露營時冒犯到他人之墳，引發駭人事件，當然也有人說只是一連串意外的巧合。

不過……蔡坤凱默默的往男廁望去，他知道是真的。

那時在七班，確實有很可怕的厲鬼存在。

「好了，快去倒垃圾，妳垃圾箱周圍都還沒清掃！」谷沛海不客氣的催促著。

「有沒有搞錯，你現在風紀兼衛生喔？住海邊嗎，管這麼寬。」武曉愛嘟囔著，「小菲他們會幫我的。」

「妳不要仗著有吳小菲跟江耿謙！」彷彿她肚子裡的蛔蟲，谷沛海在後面嚷著。

武曉愛不甘願的右手隨便揮揮，走向被谷沛海移到一旁的垃圾，默默的往垃圾場走去；蔡坤凱這才撫著背，老實說，武帥說得還真對，他骨頭都快散了。

「對了，同學。」谷沛海突然折返，嚇得蔡坤凱直起身子。

「你跟黑牛同班嗎？還是有什麼過節？他很常這樣欺負你？」谷沛海嚴肅的問：「有報告過導師嗎？」

「呃……我十一班，黑牛他們在三班，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不太喜歡我，不過幸好這種事不常發生，我也很少會單獨遇上他們。」蔡坤凱客氣極了，「我可以應付的。」

「我還是認為要試著杜絕這種情況，忍耐絕對不是應付的辦法。」谷沛海沉吟幾秒，「我在七班，如果有需要的話……」

「一味靠外人也不是解決辦法。」蔡坤凱頷首，「我很感謝你們今天的幫忙，我會小心應對的。」

谷沛海對眼前矮小的男孩有些意外，他不是一般那種被人霸凌的弱小類型，或許體態瘦弱，但內心絕不脆弱。

「谷沛海！」女孩子的聲音軟軟的傳來，「曉愛呢？」

谷沛海回頭，看到下樓梯又懶得跑過來的吳小菲，「她去倒垃圾。」

「她也去太久了吧，我已經幫她把環境掃乾淨了。」吳小菲慢條斯理的走過來。

「妳又……我不是說不要隨便幫她嗎？」谷沛海不耐煩的旋身，「她就是仗著你們會幫她，才這麼皮！」

「厚，風紀大人，你要掛優秀牌子，就不能仰賴曉愛啦！」吳小菲說得中肯，「等她回來再清，搞不好越清越亂，你忘了上次她把一個垃圾桶弄裂嗎？」

唉……谷沛海一陣長嘆，那簡直是不堪回首的記憶。

為什麼只是踩垃圾，就能把垃圾桶一分為二呢？

吳小菲走向谷沛海，她原本是要找武曉愛趁最後一點時間衝福利社的，等半天等不到人才跑下來找……嘆嘆！

「蔡坤凱？」吳小菲忍不住驚呼出聲，正準備往反方向離開的蔡坤凱立刻愣住。

「認識的？」谷沛海回頭看著背對他的男生，這麼巧？

「拜託！」吳小菲興奮的掩嘴尖叫，「他是蔡坤凱耶！」

「誰？」看吳小菲又叫又跳的，這跟她平常提到韓星時的狀態一樣。

「又在發什麼花痴啊？」身後冷不防出現武曉愛的聲音，嚇得吳小菲失聲尖叫。

「妳幹什麼不先出聲啦！」她魂都快嚇飛了。

蔡坤凱只能尷尬的笑著，朝他們三個點頭後，扶著腰緩緩的往自己教室走去。

「好像是很有名的人。」谷沛海望著遠去的背影，「蔡坤凱？我怎麼沒聽過？」

「厚！拜託，他是……」話沒說完，吳小菲跟武曉愛雙雙被谷沛海推著走，要午休了。

「應該不是哪個跆拳道社的，是的話我應該認識。」武曉愛只對武術的事有興趣，「不對，是的話剛才早就對付黑牛了。」

「妳以為每個人都跟妳一樣？直接動手？」後頭的谷沛海無奈的翻白眼。「妳知不知道妳個人鬧事，會影響班上的一」

「妳剛說蔡坤凱是誰？」武曉愛打斷谷沛海的話語，擺明不想聽。

「他算命很準耶！」吳小菲一臉神祕兮兮，「有人說他能算天命、有人說他有天眼通、也有人說他能知過去斷未來！」

有別於她一雙晶亮的雙眼，武曉愛倒是興趣缺缺的嘆了一聲，直接正首加快腳步往樓梯上去；谷沛海也沒什麼興趣，直覺就是一算命幹麼？

「喂，你們兩個態度也太差了，大家都說他很準，是很可怕的準！」吳小菲忙不迭追上，「要讓他算命得排隊，到了現場還不一定會算你。」

「現場？」谷沛海好奇的問：「他還有專門算命場所喔？」

「我們是都叫他算命社啦，雖然是非正式社團，又只有他一個人。」吳小菲驀地上前勾住武曉愛的手，「我排了一個月耶！」

武曉愛微怔，緩緩看向親暱的同學，吳小菲是她國小同學，高中孽緣難盡同校又同班，麻吉一枚，所以她絕對知道她想幹麼—

「我對算命沒興趣，先知道自己的命運有什麼意思？」武曉愛這可是語重心長。「妳也不要再聽那個啦！」

「我只是想知道運勢好壞而已嘛，一個參考，參考！」吳小菲勾得更緊了，「妳別告訴我妳不信那個喔，都已經跟鬼PK的人了。」

武曉愛忍不住翻了個白眼，跟鬼PK又不是她願意的。

是，她看過阿飄遇過阿飄也打過阿飄，因為她打工的地方非常特別，又因為師父兼老闆認識一些能通三界的人，對於鬼神之事倒是不陌生。但正是因為了解，所以並不覺得「算命」這件事是好的。

預知天命，必引災厄，這可是師父說的。

「更正一下，跟鬼PK的好像是我？」谷沛海在後面涼涼的說：「我的傷口到現在還在痛。」

武曉愛回眸一瞪，「受點小傷在那邊叫叫叫。」

「小傷？下次妳出去打，我在裡面折紙！」

「折紙？喂，我那是在做救大家的道具好嗎？身為—」

吳小菲驚覺唇槍舌劍再起，忍不住大喊，「停！」

眼看都到教室前了，這兩個人為什麼一點點小事都能吵啊？以前以為谷沛海面癱，喜怒不形於色，為人穩重沉靜，怎麼只要一跟曉愛在一起就立刻破功呢？

「今天下午陪我去啦！」吳小菲直接切入重點，「我今天排到算命資格了。」

「不要。」武曉愛早知道她打的是這算盤，「別害人啦，窺探別人命運人會不吉的。」

「他都算這麼久了，」吳小菲不依不饒的繼續纏，「又不是叫妳算，就一起去嘛。」鐘聲響起，谷沛海立馬將兩個人分開，打發她們回座位。

午休開始，身為風紀的谷沛海總是稱職的管秩序，班上最會落跑的武曉愛已經逮回

來了，所以全班都順利到齊。

趴上桌子時，武曉愛又瞥了一眼窗外。

話說剛剛那邊的男廁裡，好像有些什麼啊……

下午五點，在校園一個偏僻角落的自習室中，聚集了一票學生，大家正屏氣凝神的望著坐在正中央的少年。

自習室裡的桌椅全部被整齊的堆疊到四周，盡可能的空出中間的位置，正中央席地而坐著一名瘦小男子，他煞有其事的盤坐在地，襯著的織毯也頗有波斯風情，雙手掐了個結印，掌心向上，輕闔雙眼。

所有的學生默默或站或坐在兩旁，不敢輕易靠近地毯周圍，擁有算命資格的吳小菲緊握著手機，手機裡是由蔡坤凱親自發出來的審核函；一人算命，好友全到，武曉愛、江耿謙、谷沛海，全都陪在一旁。

妳想算什麼？氣氛很凝重，江耿謙不敢說話，改傳 LINE。

全場都自動把手機調為靜音，一堆人在傳 LINE，但是卻沒人開聲音，比在課堂上還守規矩，老師看了應該會哭。

吳小菲瞥了手機一眼，沒回答，還叫江耿謙不要說話，他倒一臉無辜，表示自己又沒開口，傳個 LINE 而已嘛。他越過吳小菲朝武曉愛使了個眼色，武曉愛只是聳肩，她哪知道吳小菲想要問什麼。

人的一生的確很短暫，但有趣的就是在短暫的時光中會遇到什麼人、碰上什麼事，各人命運不同，先知道的話有什麼意思呢？

世上的確有人能預知未來，或窺得他人命運，但這些都是有代價的，武曉愛睜起眼，打量著坐在中間的蔡坤凱。真的假的啊？搞得挺像一回事的。

自習室裡沒有開燈，面向外頭的窗戶全以窗簾覆蓋，只能憑藉靠走廊那邊窗戶的微弱光線，還有蔡坤凱在室內點的蠟燭；谷沛海認為這只是營造氣氛的方式，五點外面太陽還大的很，沒必要搞得這麼昏暗。

令他較為訝異的是，學校居然讓一個學生申請自習室，當做算命使用，這還挺神的。

「袁尹喬。」蔡坤凱突然喚了一個女生的名字。

從人群中走出了一個長捲髮的女孩，她緊張的跪坐到蔡坤凱的面前。

「我想問一」

「我知道妳想問什麼。」蔡坤凱打斷了她的話語，手指向面前已擺放好的塔羅牌，「選一張。」

「咦？就、就這樣選？」袁尹喬顯得有些不可思議，「我要問的問題可以這樣選就算數的嗎？」

蔡坤凱凝視著她，不回答便是答案，完全一副要不要選隨妳的樣子。

袁尹喬顯得有點不太情願，她咬了咬唇，望著眼前五張塔羅牌，選中第一張；蔡坤凱出手翻開，凝視牌面，氣氛又顯得更加緊繃。

吳小菲搓了搓雙臂，江耿謙覺得氣氛沉悶的深呼吸，武曉愛也感覺到溫度變低了，而且望著江耿謙呼出的氣，居然是白煙。

這裡面是有多冷啊？她立刻回身看向冷氣，冷氣沒開呀。

身邊的谷沛海輕撞她的肩頭，伸出手指往地上比，這才發現居然有如乾冰般的氣霧盈繞在自習室中，這成本也下太大了吧！

「喂！算命要付費嗎？」武曉愛立刻問向吳小菲。

「噓—」附近一票人厭惡的對著她忿怒比噓。

凶什麼啊？武曉愛皺起眉，真的能算命的人會在乎這一點點聲音嗎？

蔡坤凱果然絲毫不受身後的噪音影響，他明顯側耳，看起來像是在聆聽些什麼。

武曉愛一派閒散，看著他專注不語，真的很像是傳說中的「聽天音」。

咻……自習室忽的一陣冷風吹過，所有人跟著打了個寒顫。

咦？武曉愛吃驚的感受風的來源，窗戶緊閉又無空調的自習室哪裡來的風？而且……

「對不起，妳無法如願。」蔡坤凱放下牌，搖了搖頭。

「什麼？」袁尹喬顯得不敢置信，「你真的知道我要問什麼嗎？」

「妳想知道能不能進理想的大學。」蔡坤凱和緩的說著，「很遺憾，沒有辦法。」

「怎麼會……」袁尹喬一副大受打擊的樣子，「那如果我換學校呢？或是……」

「單就妳的問題而言，我只能告訴妳運勢不佳，至於想再問其他問題，只能請妳重新排隊。」蔡坤凱微笑以對，伸出左手向旁邊一比，「一次只能一個問題，請到旁邊去等吧。」

「喂！哪有這樣的！一般塔羅都會解牌啊，你好歹要解給我聽，一句無法如願就想打發我嗎？」意外的，女孩氣焰驚人，不爽的嚷了起來。

「我解了啊，運勢極差……啊，等等。」蔡坤凱突然轉向一旁，甚至把頭抬高了四十五度。

真的在聽什麼嗎？連谷沛海都覺得這動作實在太詭異了，彷彿他真的聽到有「什麼」在告訴他眼前這個女學生的未來運勢。

他忍不住輕拍了武曉愛，真的假的？

「不太對……」武曉愛睜起眼，「有不一樣的氣場。」

那是半夜來店裡取貨的客人才有的氣場，在蔡坤凱右手邊的半空中，空氣結構有著些許不同，像極了盛夏時的柏油路面，熱到空氣都為之扭曲的狀態。

問題是，自習室的環境裡，不該有造成這種狀態的因素啊！

武曉愛趕緊翻找書包，她得快做個靈占什麼的，她覺得自習室裡有東西！

「袁尹喬，我建議妳最近低調行事，因為妳不僅無法如願，而且妳的整體運勢……相當糟糕。」蔡坤凱正首後，極度語重心長，「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。」

袁尹喬瞠目結舌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下一個學生等得不耐煩，催促著她快點，別人也要算耶！

袁尹喬在同學的呼換下勉強起身，但依然緊皺著眉滿腹委屈，跑到一旁抱怨，她跟黑牛像是同掛，聲音壓得很低，但從比手劃腳的動作就可以看出超不爽。

下一個男生不走塔羅路線，蔡坤凱只是讓他把手搭在自己掌心上，又像是在聆聽什麼般，好一會兒才為他解答。

吳小菲更雀躍了，亮著手機上的號碼，她是下一個，嘻！

江耿謙問了好幾次她想算什麼，她吐了吐舌，才不要告訴他呢！

「下一位，吳小菲。」在男孩再三道謝後，蔡坤凱喊出了下一位。

吳小菲既開心又緊張的坐到蔡坤凱面前時，他明顯愣了幾秒，旋即回首看向高大的谷沛海，以及蹲在地上莫名其妙在折紙的武曉愛。

「又見面了。」蔡坤凱自然的露出微笑，是中午見過的女孩。

「嗨，好巧厚！」吳小菲遞出寫好的紙條，「我想問這個，但是不要說出來。」

蔡坤凱僅僅只是收手捏住折疊好的紙張，就一副瞭然於胸的模樣，頭輕往右邊撇去，自習室裡的煙霧明顯到了他的右側，讓武曉愛看得更加清楚那扭曲的空氣。

「妳在幹麼？」江耿謙也蹲下來問了，「這又要做什麼？」

「我想做個靈占，靠，骰子也太難折了吧？改做六角形好了。」她喃喃唸著，把折爛的紙給揉掉。

「無緣無故幹麼做東西？」谷沛海看見她做手工藝，就覺得渾身都痛，「妳是覺得這裡有什麼嗎？」

武曉愛倏地抬頭看向他，雙眼熠熠有光。

谷沛海忍不住倒抽了一口氣，真的有？他不安的環顧四周，這麼多學生、寧靜的氣氛，沒有什麼殺氣啊。

「等一下！我覺得太誇張了！」

袁尹喬突然衝上前，直接蹲在吳小菲身邊，還伸手推她，意思是滾開一點。

「喂！」吳小菲往旁倒，及時用手撐住，「妳幹麼啊？」

「我的問題你都還沒回答完，我為什麼要排下輪？」袁尹喬不客氣的指著蔡坤凱，「收了錢就要把事情做好啊！」

在場眾人莫不錯愕，沒人遇過這樣的情況。

蔡坤凱倒是從容，微笑說：「我們在報名表單上寫得很清楚，一次問一個問題，收費一百元，所以請大家要慎選問題，如果有需要多問問題，也必須再重新排隊，妳忘記了嗎？」

「我這不算多問，是你講得不清不楚。」袁尹喬忿忿不平，「什麼都沒交代，一句話就說別人如不了願，感覺很差耶！」

「如果我說妳一定能成功，那就是騙妳，到時妳沒如願又要反過來說我不準，我這不是在砸自己招牌嗎？」蔡坤凱無奈的聳肩，「我之前就跟大家說過，算命占卜這種事講的都是概率，許多事還是事在人為，只是妳的狀況是整體運勢低落，妳會有比留意推甄更重要的事。」

「那要講清楚啊！什麼事？我那間學校上不了，如果換別家或科系呢？你這種算法，難道要我一間一間問，那我要排到什麼時候？」袁尹喬叫嚷著，「沒有人這樣的！」

「對啊，蔡半仙。」好不容易逮到找麻煩的機會，黑牛在旁涼涼的說：「生意沒人這樣做的啦，而且哪有人詛咒別人不好的。」

「這不是詛咒，是提醒。」蔡坤凱完全不驚不懼，「貼心提醒，當運勢低落時，我們每個人都要留心。」

「我不管是什麼，你就是要算完。」袁尹喬霸道的要求，「快點！」

一旁的吳小菲簡直不敢相信，「喂喂，有沒有搞錯啊，現在是我在算耶，妳插隊也插得太明目張膽了吧？好歹等大家都算完啊！」

「對呀，如果蔡坤凱願意，那至少等大家都算完，妳再留下來慢慢算嘛！」其他學生也發難了，尤其是排在吳小菲後面的人。

「囉嗦什麼啦，我比妳早好幾號耶，是他沒算完的，關我屁事！」袁尹喬這次不客氣的直接使勁把吳小菲推了開來，「妳下去啦，先讓他幫我算完。」

「喂！」江耿謙一見到同學被欺負，瞬間跳了起來，連武曉愛也都一秒忘記自己要折什麼東西，低聲罵靠，站起來調整書包了。

「欸！」谷沛海伸手按住武曉愛的肩，她已經一副要幹架的樣子了。

蔡坤凱做了個深呼吸。

谷沛海看著他緊繃的身影，擋在腿上的雙拳緊握，他在生氣，但也在調整著自己的情緒。

「袁尹喬同學，我可以再為你第一個問題做解釋，但的確應該要等大家都算完後，你再……」出口的語調依然平和，只是人家不領這個情。

「你如果剛剛就算完的話，他們一樣要等到這時候，根本沒差，憑什麼讓我等？」袁尹喬得理不饒人。

這咄咄逼人之態，讓谷沛海開始懷疑她到底是什麼來頭了，一般會這麼囂張的人，一定有對等的「家教」。

「你鬧什麼啊，現在是我、在、算！」吳小菲一點都不想讓她，尤其在這種霸道的態度下。

「喂！你本來就在我後面閉嘴好不好！」袁尹喬狠瞪著吳小菲，「走開啦！」袁尹喬身邊很快地走上她的朋友們助陣，另一邊看不下去的學生也上來力挺吳小菲，雙方越吵越凶，眼看著衝突一觸即發，蔡坤凱再三勸說根本沒人聽得見，因為吵架聲已經凌駕了一切。

武曉愛他們也走上前去，一點點小事也能鬧成這樣？

谷沛海試圖調解，原本場面已有些許軟化，但黑牛因為中午的事記仇，不但不領情還大聲嗆聲，從小小的占卜算命吵到什麼仗勢欺人，跟著連武曉愛電他的事都加進去，最後變成一

「你們風雲人物了不起喔！」

「就算她是你們同學，也不能這樣耍特權吧。」水星跟著搭腔，「明明是袁尹喬先的！」

「這跟特權有什麼關係，她已經算完下去了，吳小菲還是後兩號耶！」江耿謙簡直怒不可遏。

「沒事扯我幹麼？你為什麼不說你中午怎麼霸凌這個算命的！」武曉愛還記不起來蔡坤凱的名字。

「兩碼子事不要扯在一起，為什麼大家就不能讓一下，袁尹喬你既是要補問問題，那就稍等一下，畢竟你離場了。」谷沛海用身形擋在兩派中間，「你去郵局辦事抽號碼，過號也是得再重抽的。」

「扯什麼號碼，現在又不是在外面，這是學校耶！」袁尹喬根本不管，「他在學校做這種事已經違規了吧，而且還收錢，我們沒檢舉只是給個方便，他別以為可以這麼過分！」

要不我先幫袁尹喬算……這句話蔡坤凱說不出口，現在事態已經到達白熱化的地步，按順序來袁尹喬這邊的人不會罷手，不按順序來對後面在等待的同學不公平，他該怎麼辦？

事情不能鬧大，雖然老師們知道他租下自習室做什麼，也知道他有酌收費用，但這件事可大可小，他不想讓事情變得不可收拾。

蔡坤凱擰著眉，四周都是可怕的叫囂聲，他幾乎不能思考，而且……他望著自己擋在膝上的雙手，微微發顫。

「是要在這邊花時間繼續吵，還是要先讓袁尹喬算啦！」李庭薇雙手抱胸的嚷著。

「退後行不行啊！以為人多了不起喔！」果仁不爽的想逼退站在中間的谷沛海。

「是你們先霸道不講理的！」江耿謙超不爽的指向袁尹喬一行人，「規則不守，想用特權的明明是你們，幹麼不說妳腦子簡單不懂得問問題啊！」

「我排了一個月，為什麼現在要搞成這樣啦！」吳小菲雙手伸直，回推了袁尹喬，「現在是我的時間，其他人都—」

啪一聲時遲那時快，袁尹喬竟反手一巴掌，搥向了吳小菲。

這巴掌令人措手不及，吳小菲整個人往後，是江耿謙扣住她才穩住；袁尹喬高抬著下巴氣焰高漲，睥睨著吳小菲，眼神還帶著勝利。

但是她揮出的手還停在半空中，立刻被武曉愛上前抓住。

「武曉愛！」谷沛海低喝著，但是根本來不及。

武曉愛單手使勁扭轉袁尹喬的右手，直接向旁邊摔了出去，飛過蔡坤凱左邊，這下他真的嚇到了。

袁尹喬重重的摔在地上，這一摔，硝煙遂起！

「你幹什麼啊！」忘記誰先吼的，一拳就這樣揮了下來。

接下來就是一陣大亂鬥，女孩子們扯頭髮、黑牛開始衝撞其他學生，谷沛海上前擋下，不讓他造次，其他人更是打成一團。

蔡坤凱依然盤坐在原地，武曉愛突然來到他身邊，直接拖著他的身體往後，退出了戰場範圍。

「你閃遠一點！」她撂下這句話，衝回中間勾過某個抓著吳小菲頭髮的女孩，再摔出去。

「住……大家住手！」蔡坤凱總算站了起來，「不要打了！」

他前一秒才在想事情不要鬧大，為什麼突然變成這樣？

但黑牛那掛抓準了時機，順便報中午之仇，出拳腳出得超狠，不管是誰都抓過來痛撲一頓；袁尹喬不甘心，不敢找武術世家的武曉愛動手，就拉扯其他女生。

這樣事情會不可收拾的！蔡坤凱焦急心慌，他試圖上前勸阻，但瘦弱矮小的他，只怕一進入群架中心就立刻被打退了。

「住……」蔡坤凱再度大吼。

砰！驚人巨響從左邊傳來，堆起的桌椅突然間倒下，蔡坤凱驚愕的往左看去，只是區區一兩下聲響還不足以阻止瘋狂的學生們，但因為椅子是堆疊的，所以跟骨牌一樣，一個撞一個，桌椅陸續的從上方一個個掉落。

幾聲之後，現場終於安靜下來。

「靠！」安泰跟著回頭，椅子掉下的聲音嚇死人的大。

砰、砰……雖說疊在一起，但牽連幾張就算了，問題是現在落下來的桌椅，卻從左邊那排，依序摔落到轉角後的那一側。

而這兩邊的桌椅，中間並沒有連接！

「這是……」最靠近摔落桌椅的小玫嚇得連連後退，後面的人都跟著往後退了一大步。

明眼人都知道這不對勁！武曉愛緊握雙拳，筆直的走出集體後退的人群，此時又一張桌子砰的翻下。

「把乾冰滅掉啦！」武曉愛一邊對蔡坤凱嚷著，一邊大膽的走到成堆的桌椅前方。

「開燈！」

谷沛海回身，立刻跑到門邊按下電燈開關一嘆？

喀噠喀噠，他重新扳動好幾次，但燈光完全無法開啟；江耿謙也到後門邊去試著扳動電燈開關，依然沒有用。

桌椅是自己倒下的。武曉愛瞪大眼看著剛剛倒下的桌子，根本不可能牽動到旁邊的物體，但是現在上方有張桌子直接就朝她的方向墜落……簡直像有人推動一般。

區區一張桌子，武曉愛輕易的接住。

「啊！我原本不是要做靈占的嗎？」她喃喃自語，放下桌子伸手脫下手上的護身環，打算往上頭的桌椅扔去。

自習室裡，應該有……

砰一後門陡然被推開，「你們在做什麼？！」

教官與數名老師出現在門邊，氣急敗壞的看著裡面凌亂的一切，倒下的課桌椅，披頭散髮、或瘀青或眼部紅腫的學生們，還有人坐在地上哭泣，這是個想掩蓋都困難的現況。

然後，頭頂的燈突然一盞接著一盞亮起。

谷沛海詫異的看著牆邊的開關，武曉愛則立刻原地繞了個圈，開始懊悔剛剛應該先把靈占做出來的。

「打群架？你們也太明目張膽了吧！」教官低吼，巡視著一整票人，「是誰先動手的？」

幾乎沒有遲疑，袁尹喬哭得委屈可憐，伸手一指就指向了武曉愛。

「她！」不知道在同仇敵愾什麼，黑牛、安泰，以袁尹喬為首的一群人，食指全指向了同一人。

什麼？武曉愛一愣，「喂！明明是……」

「武、曉、愛！」

第二章 氣焰囂張的少女

學務處中，兩派人馬壁壘分明，一邊是袁尹喬與黑牛為首的得理不饒人派，另一邊是吳小菲他們這群伸張正義派還有權益受損派。

武曉愛跟吳小菲他們超不情願的站在教官跟導師張圓圓面前，蔡坤凱也默默的站在一旁。

「是她先動手的，一開始就是她，一直推我。」吳小菲哽咽的指著袁尹喬，「後來還直接打我巴掌，曉愛是看不下去才替我擋的。」

「什麼叫擋，她把我摔出去耶！」袁尹喬哭得更大聲，「仗著學過武術了不起喔，要流氓！」

「喂喂！我只是把妳推開而已，誰叫妳打小菲，我怎麼知道妳這麼不耐摔。」武曉愛噴噴兩聲，那是直覺反應嘛。

「我們這邊好幾個都被摔了，連谷沛海都跟著打！」黑牛立刻把矛頭指向谷沛海，「他們那邊一個練武術、一個劍道冠軍，我們根本被打著玩！」

「厚厚厚，說謊話都不會臉紅的耶！怎麼可以這麼不要臉，你黑牛揍了幾個人自己說，光憑你那頓位就夠嚇人了。」江耿謙指著自己黑青的眼窩喊著，「我這拳就是你揍的好嗎！」

「你們打人，我們當然要還手啊，不然被你們打死嗎？那是自我防衛！」袁尹喬說得超可憐，「教官，你應該明白，我們是不得已的。」

不得已？谷沛海簡直聽不下去。

「我不任意出手的，老師們都知道，我們這些硬底子的人，根本不會輕易動手。」
谷沛海耐著性子，「除非是有人衝撞或是攻擊，我們才會反擊。」

「屁啦！說得這麼好聽，反擊咧！」黑牛嗆聲，「說得很不得已似的。」
「被打的都是我們耶！」安泰幫腔，他的確被打得滿淒慘的。

「做賊的喊捉賊，要不要臉啊！」與吳小菲同一線的學生再也忍不住了，「你們插隊還理直氣壯，先動手的明明就是袁尹喬！」

話沒說到幾句，兩邊又開始叫囂，教官莫可奈何，部分還在學校的相關導師聞風而至，只看到一整間的火藥味。

「夠了！吵什麼！」教官吼聲一出，現場立刻安靜，「都到這裡了還吵！」
「這是怎麼回事，為什麼會鬧成這樣？」九班的林姓導師憂心的上前，她的學生袁尹喬跟友人立刻湊上，一臉委屈。

「算命活動嗎？」另一位老師跟著走進，「只是課後娛樂，為什麼會搞成全武行？」
「莊老師……」教官趕緊起身，莊老師的學生也在群架紛爭中，不過她向來嚴肅，連教官都肅然起敬。「起因是有人不滿蔡坤凱的算命交代不清，所以……」
蔡坤凱聽著教官跟莊老師說的細節，他現在滿腦子混亂，平靜的生活被打攪已經很煩了，只怕還會影響他的算命服務；偷瞄一眼斜對面的袁尹喬，那女生氣焰囂張得驚人，才交代她要低調不是嗎？她運勢大凶啊！

現況讓他心裡不踏實，忐忑不安，正在思索著，卻留意到右邊的視線，略抬首，發現武曉愛盯著他不放。

有事？他用眼神示意。

武曉愛聳了個肩，吵架打架這種事她不放在心上，她介意的是在自習室裡，到底是什麼把桌椅翻倒的？

四處都嘛有鬼，學校裡更不少，但大家各過各的井水不犯河水，不過今天在自習室的仁兄，已經明目張膽的過界了。

「這只是小事啊，為什麼互不相讓呢？」莊老師趨前，「袁尹喬，蔡坤凱的算命服務本就規定一人只能問一題，妳想多問就已經犯規了不是嗎？」

「話不能這麼說吧？我會想再問，是因為他回答不清楚，模稜兩可。」袁尹喬絲毫不以為意，「老師，他這樣收費沒有違反校規嗎？」

「校規沒有強制限定學生不能做生意，況且有需求才有供給。」莊老師相當理智，「難道妳想要免費的？」

「區區一百塊小錢，我不爽的是他收了錢卻沒有做好服務，這不能稱為詐財嗎？」袁尹喬努高了嘴，說起話來咄咄逼人，「而且他還不知道有誰支持，居然批准他使用自習室當做斂財單位，明明不是社團，憑什麼用一整間自習室？」

「我批准的。」莊老師接口的自然，「那排自習室的負責老師是我，學生有需求並且經過正當申請，我自然讓他使用。」

喔喔，武曉愛瞄向莊老師，原來那一層的管制老師是十八班的導師喔，她是超級不苟言笑的類型，比學務主任還像學務主任。

「妳提問，我回答，我自認我該做的已經做了。」扯到他斂財，蔡坤凱完全無法接受，「我認為事情的起因在於，我說袁尹喬無法順利進入理想大學，讓她惱羞成怒造成的。」

谷沛海看著瘦弱但說起話來四平八穩的蔡坤凱，還真是不開口則已，一開口就直接往袁尹喬痛處踩啊。

「什麼叫我惱羞成怒！」袁尹喬氣得雙手緊握飽拳。

「對耶，就是這樣沒錯。」武曉愛開心的伸手一指，「妳現在就是惱羞成怒啊。」嘆……伸張正義派的人忍不住嘆噓，武帥說得也太直接了吧；江耿謙強忍笑意，用手輕拍了武曉愛一下，她幹麼講得這麼直接啦！

「閉、閉嘴！我連開口都沒有，蔡坤凱就自以為是的認為我問的是推甄的事！」袁尹喬竟話鋒一轉，「對，我根本不是要問那個！他亂回答，還敢說自己盡了義務！」什麼？蔡坤凱擰起眉，她明明就是要問是否能上理想中的大學，怎麼當眾說謊！

「而且尹喬要求重算後，他不但拒絕，還詛咒尹喬。」好閨蜜許佳蓉趕緊敲邊鼓，「甚至說她接下來厄運連連。」

「我是說運勢不佳，請不要扭曲我的解讀。」蔡坤凱依然冷靜，但感覺到他在強忍怒氣，「想胡謔我也沒辦法，沒讓她說出問題是我失誤，但是妳要問什麼，我的確確都知道。」

「笑話，放點乾冰做做樣子，就以為是半仙喔！」黑牛嗤之以鼻，「騙這些女生就算了，她們不過是想要個指引，但要騙我們也太難。」

「乾冰？我不用那種東西。」蔡坤凱皺眉，「我哪來的錢買乾冰啊？」

武曉愛倏地轉頭，「沒有乾冰？那自習室裡的冰霧是怎麼來的？」

這個問題同時在所有學生們腦中出現，那煙霧瀰漫的氛圍，冰冷的空氣與不知何處飄進來的風，是怎麼形成的？

谷沛海瞥了武曉愛一眼，他也覺得自習室裡有問題，打不開的燈，翻下的桌椅，武曉愛不必做什麼風鈴，他都知道那邊有鬼了。

蔡坤凱深吸了一口氣，「今天的事我真的覺得沒必要鬧得這麼大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各退一步，讓事情圓滿落幕，我也好為今天抽中的同學們把占卜算完。」

「說大不大，說小也不小，畢竟都打群架了，帶著傷回去要怎麼跟家長交代。」莊老師搖搖頭，「袁尹喬，如果妳說的是真的，那也可以好好說，為什麼要動手？」

袁尹喬張口欲言，立刻轉向林老師，「是他們先動手的。」

「明明是妳先打吳小菲的！」對面一票學生忍不住大吼。

「那是因為她先推我啊！」袁尹喬這會兒又哭了起來，「她推得很用力，我才一不小心還手，結果……武帥就摔我！」

武帥？莊老師這才意識到她的右後方還有四個學生，回頭看去，有點驚訝。

「為什麼武曉愛跟谷沛海都扯進這件事？」

武曉愛與谷沛海本是校內風雲人物，根本無人不知，帥氣的女孩，家裡開武術館的，擁有正義爽朗的性格與好身手，加上率直言行，是許多女生喜歡的對象；谷沛海更不用說，學校之光，為人沉穩，一絲不苟。

他們都不是會鬧事的人。

「仗勢欺人！因為吳小菲是武帥的麻吉。」黑牛立刻告狀，「谷沛海跟武帥又同班，中午我還被他們聯手過肩摔。」

「你先霸凌算命的還說！」武曉愛氣得立即挽起袖子趨前，谷沛海飛快地按住她。

「對！他們都一掛的，仗著自己會點拳腳就這樣，老師，你看看我們被打成怎樣！」袁尹喬可憐兮兮的哭喊著，指著自己的聲援者們。

武曉愛雙手抱胸忍不住翻白眼，吳小菲也摀著臉頰咬著唇，江耿謙看著面前那票比他們慘十倍的傢伙，好像不能用誰比較慘來證明誰的過錯或責任比較多吧？

「武帥跟谷沛海在，誰打得過他們啊？」袁尹喬的同學小玖也啜泣，「連黑牛她都能過肩摔了！」

「你們兩個啊……怎麼能這麼打人！」林老師開始出現責備的口吻。

「反擊怎麼能算打架，不還手難道等著被打嗎？」張圓圓不甘示弱的出聲，「責任要先釐清，是誰先動的手。」

「不管誰動的手，打架就是不對，每個都有錯！」教官擰著眉，「每個都要勞動服務！」

「嗄？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」學生再度抗議。

「就這樣！至於你一」教官回頭，看向蔡坤凱，「事情是因你而起的，你也逃不掉。」

「這不甘他的事吧？」武曉愛立刻發難，「他一沒打架二沒攬和，鬧事的全部都是對面那票，為什麼他要受罰？我打架我認了，但他還勸架耶！」

「妳也護得太誇張了吧，武曉愛。」許佳蓉噴了一聲，「蔡坤凱才是始作俑者耶！」莊老師張望著，發現蔡坤凱的導師沒有來，可能已經離開學校了，沒有人出來護他。

「武帥說得不無道理，事情雖然因他而起，但是動手或是鼓吹打架的都不是他。」莊老師邊說，邊用半責備的眼神盯向武曉愛。「讓他課後來幫我處理雜事一週當做懲罰吧！這一週就不許再使用自習室了。」

「可……」武曉愛還想說些什麼，但蔡坤凱主動上前一步。

「好的。」他眼尾瞟向武曉愛，請她不要再說話了。

事情能和平落幕，是他最期待的。

「好了！」莊老師擊掌。「就這樣，登記學號姓名後，今天先回去，明天我會再跟各別的班導師聯繫。」

滿腹委屈的學生們默默轉身，到教官身邊填寫資料，吳小菲其實很不甘願，她的臉好痛，想卜算的東西又沒得到，還得落得勞動服務，明明就不是他們的錯！

桌子另一側的袁尹喬等人也一樣，他們每個都在與吳小菲一眾互瞪，雙手交叉胸前，一副全世界都對不起他們的樣子。

蔡坤凱決定無視這中間的銳利氛圍，掠過武曉愛面前，來到吳小菲身邊低語。

「等等我去你們班找妳，我會把妳想算的算完。」他希望至少能讓吳小菲得到答案。至於後面的人，他都有登記，再用 LINE 一一通知。

「我拒絕勞動服務。」袁尹喬瞪著蔡坤凱的背影驟地吐出這麼一句，「我不接受這種懲處。」

咦？正在登記的人莫不錯愕的看著她。

「對！說的好，沒錯的人為什麼要被處罰？」黑牛立刻附和，「我也不接受！」

「我也是！」大可趕緊跟風，緊接著有幾個人從登記隊伍中離開，好像也深深覺得不公平。

看著挑釁那派絲毫不服軟，被欺負的這派開始有人不爽的把剛剛登記的名字刪掉，也拒絕勞動服務，因為他們是權益受損群，本來就沒錯。

「你們這是在做什麼？」教官嚴厲低吼，「都打群架了還有這麼多理由！」

「剛剛張老師說的對，反擊的行為怎麼能算打架？我們只不過是反擊而已！」袁尹喬昂起頭，「我不管，我要他們跟我們道歉，蔡坤凱更要！」

莊老師皺起眉，凝視著袁尹喬。

「地球不是繞著妳轉的，同學。一件事的發生雙方都有責任，妳不能把責任撇得一乾二淨。」

「我沒有撇，因為我根本沒有責任！」袁尹喬哼的一聲，倨傲不已。

教官突然向莊老師低語，邊說邊瞄著袁尹喬，她得意的衝著蔡坤凱笑，完全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樣。

「她誰？」武曉愛終於問了，「這氣焰太囂張了，現在有人點根煙都會燒起來。」

「總算發現了？」谷沛海嘆了口氣，「我剛剛也在想這件事，她好像是家長會長的女兒。」

連吳小菲都轉過去看向谷沛海，撫著臉再正首瞪向袁尹喬。

「因為這樣她才這麼『秋』嗎？」吳小菲反而更不甘心。

「靠，這樣說來黑牛也不是省油的燈啊，親戚好像是什麼市議員？」江耿謙壓低了聲音，扯著嘴角一臉不屑。

這些都被蔡坤凱聽在耳裡，他蹙著眉，沒有思索太久，轉身就面向黑牛他們。

要道歉，沒問題，如果服軟可以讓一切事情和平落幕的話。

「喂！」

一時之間，左右兩邊或拉或按住他，讓他嚇了一跳，錯愕的左右張望，同學們全都嚴肅的盯著他搖頭，已經這種情況了，他怎麼能道歉！

「你別亂喔。」武曉愛是直接打橫手臂，「這已經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了。」

「道歉啊，蔡半仙。」黑牛笑著，「你道歉的話，至少可以代表旁邊那票雜魚，不過武帥他們還是要另外道歉才有誠意！」

武曉愛一臉沒聽見的模樣，她才不要道歉咧！谷沛海不喜歡黑牛跟袁尹喬的態度，他動手是為了保護同學，也不想致歉。

只是他不禁開始擔憂，關於自己的出賽資格。

「我的學生不會為非自己的錯誤而道歉。」張圓圓驀地站在了武曉愛面前，「沒人比我清楚他們，他們不是會惹是生非的人。」

林老師圓了眼，跟著也上前擋在袁尹喬身前，「這樣是說我的學生惹是生非了嗎？」張圓圓聳了聳肩，一副「妳說呢」的態度。

哇……武曉愛忍不住綻開笑顏，老師好樣的！真不愧是跟大家一起水裡來火裡去的交情，在厲鬼手下奮鬥過的老師就是不一般！

莊老師無奈至極，為什麼眼下竟升到老師的戰爭了？

「兩位老師，專業。」她說道：「你們為什麼非得鬧到這麼僵？」

「因為不爽。」袁尹喬說得乾脆，「反正就是武帥道歉、谷沛海道歉、吳小菲道歉……妳還得跪著跟我道歉！誰教妳插我的隊還敢囂張，蔡坤凱更要免費把我的占卜處理掉，也得跟我道歉。」

「跪你媽啦！」吳小菲忍不住了，衝口就罵。

張圓圓回眸一瞪，這時候不要說話！趕緊再轉向另一邊擋住武曉愛，幸好她身後的谷沛海已經先一步摀住她的嘴了。

「袁尹喬！」莊老師耐著性子，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況且妳有沒有錯，我們大家心知肚明。」

「我不管，就是這樣。」袁尹喬看著莊老師，絲毫不畏懼，「你們要是不好好處理，

我回去就跟我爸說！黑牛，對不對？」她邊說邊看向黑牛，挑了挑眉。

「對！對！」黑牛立刻點頭，「我回去跟我叔叔說，說老師偏袒、不公平，縱容校園暴力、袒護問題學生！」

「喂喂！」教官一副頭痛的樣子，「你們這是在……」

「登記就對了。」莊老師低聲交代教官，「不接受勞動服務，我們就通知家長，一個個往上記。」

數個學生倒抽一口氣，很怕被家長知道後更慘，大家驚惶的交換眼神，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嗎？讓袁尹喬跟蔡坤凱他們自己去鬥？

莊老師看著兩邊劍拔弩張的氣氛，其實只要有一方服軟……不，她眼神落在一直處於囂張姿態的袁尹喬身上，這個女學生不會輕易罷手的，她敢插隊、敢這麼趾高氣揚，就是因為她的父母親，平常在校雖不至於霸凌同學，可一旦遇到自己有理或得利的事情，習慣得理不饒人，喜愛踐踏人的尊嚴。

黑牛更不用說了，家裡勢力大，人又壯，本來就喜歡欺負弱小，只是都不太過分，被欺凌的人多半不敢吭聲，而因為怕拖累家族的政治勢力，黑牛也算有分寸，不至於太出格，簡單來說只是喜歡當王的感覺。

蔡坤凱這下麻煩了，一次招惹兩位，一個袁尹喬就已經很棘手，現在還多一個黑牛。

「莊老師……」教官開始求救了。

莊老師微微搖頭，這件事，除非低頭的是袁尹喬那方，否則只怕難以善了。

「快點登記！」教官也拿出威嚴，「現在登記就只是勞動服務，你們如果堅不認錯，就要打電話通知家長了！」

兩派的學生們窸窸窣窣，不安的討論著。

「不要怕！我罩著！」袁尹喬胸有成竹，彷彿這仗她鐵定贏似的。

但還是有人很擔心，因為他們都知道，一旦出了事，袁尹喬跟黑牛當然有人罩，但他們可沒什麼有勢力的爸媽或是親戚。

學務處門外突然跑進一個男學生，微喘著氣，打量著整間學務處的人。

蔡坤凱看見他立刻領首，男孩像領會什麼似的，往袁尹喬那邊瞥了一眼。

「好像沒必要跟自己過不去吧？」站在蔡坤凱這邊的幾個局外人，想了想還是上前登記了。

「欸，蔡坤凱，我們排今天的沒算到還要受罰，這太不划算了。」號碼在吳小菲後面的人抱怨著。

「我另外跟你們約時間。」蔡坤凱誠懇的道歉，「真的很抱歉，沒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。」

「不要道歉，不是蔡坤凱的錯。」吳小菲難得的執拗，「破壞一切的是袁尹喬，不關蔡坤凱的事。」

江耿謙無奈的看著吳小菲，真沒想到她平常什麼都隨便，遇到事情時性子挺硬的。剛進來的男孩掃視了吳小菲等人，再看向谷沛海及武曉愛露出狐疑的神情，最後眼神落在蔡坤凱身上。

「要算嗎？」他莫名其妙扔出一句話。

蔡坤凱凝視著他，深吸了一口氣，「好吧。」

算什麼？每個人都好奇的看向蔡坤凱，唯有武曉愛焦急的翻找書包，撕下筆記本的紙張，跑到一旁辦公桌面開始折東西。

「武曉愛！」谷沛海用氣音嚷著。

「不要吵啦！」她隨手拿起桌上的筆畫著，六角形的盒子要怎麼折啦？是這邊一個角，還是那邊……

谷沛海謹慎的觀察四周，剛剛自習室發生的狀況可別再來一次。

男孩從口袋裡拿出一個夾鏈袋，裡面放了幾顆透明的骰子，蔡坤凱接過之後將骰子倒入掌心，接著竟開始唸唸有詞。

幾個人倒抽一口氣，緊張地看著他，這是蔡坤凱唸咒的習慣，遇到比較難解的占卜時，他總會這樣。

「裝神弄鬼！」黑牛嗤之以鼻，指著他大笑。

「噓！」江耿謙跟吳小菲不約而同用力的噓他閉嘴。

蔡坤凱不為所動，唸畢一段咒語後，直接將骰子往桌上一擲——咻，室內一陣怪風再度刮起，吹動了窗邊的窗簾！

咦？武曉愛倏地抬頭，看著深綠色的窗簾由右至左飄動，汗毛瞬間直豎，她立刻轉身看向被人群遮蓋的蔡坤凱，谷沛海卻與她四目相交。

開學以來幾次的撞鬼事件，都是谷沛海伴著她拚命，對於這種異象也算有些熟稔，只見他迅速的看向空調與電扇，都是關閉的，那這陣風從哪裡來？

他還在用眼神問問題時，日光燈集體閃了一下。

「噫！」幾名學生被那閃爍的燈管嚇到，慌亂的左顧右盼。

連教官跟老師們都下意識看向天花板的電風扇，這風哪裡來的？門外？可是感覺不對勁啊。

袁尹喬蹙眉，不安的與朋友互看，這溫度跟風，還有日光燈是怎麼回事？這跟在自習室的「唸咒」不太一樣，蔡坤凱是怎麼裝神弄鬼的？

黑牛緊抿著唇，他疑心的左右張望，很想知道這種氛圍是怎麼營造的，問題是蔡坤凱就隔著大桌站在他們面前，看不出來有在做手腳，那是怎麼讓日光燈閃爍的？

蔡坤凱睜開眼睛的瞬間，將手掌裡的骰子往桌上骰去。

喀噠噠，兩枚骰子在桌上滾動著，如同尋常的骰子一樣，上頭呈現著再普通不過的點數。

伴隨著骰子的滾動聲，連教官都緊張的嚥了口口水。

「我們應該不會有事。」滾動聲停，蔡坤凱望著骰子說道，俐落地抄起骰子，收進夾鏈袋裡，「倒是對面的同學們要注意了，這場仗，我們贏面大得多。」

「什、什麼？」安泰有點錯愕。

「那就這樣吧，該走了。」剛進來的男孩催促著，顯然對這裡面的氛圍感到極度不滿。

蔡坤凱點點頭，但刻意的看了吳小菲一眼，彷彿在說：別忘了等等的約。

吳小菲眨了眼，沒說什麼，撫著仍舊發疼的臉頰與袁尹喬對瞪著；學務處裡一陣死寂，沒有人能反應過來發生什麼事，只是明顯感受到氣溫持續降低，還有那從慢速閃跳，轉成快速閃爍的日光燈。

整間學務處裡都感受得到燈光的跳動，氣氛詭譎的連氣焰高張的袁尹喬都說不出話來。

「唉！」武曉愛來不及做好她想要的六角形，隨意把畫得亂七八糟的紙揉成一團，脫下手上的護身環纏住，轉身看向蔡坤凱的背影。

「算命的！」她突然大喝，「你真的有聽見天音嗎？」

武曉愛的問話超無厘頭的，都要出學務處的蔡坤凱回頭，面無表情的望著她。

「如果真的有，你有想過你聽見的是什麼嗎？」武曉愛嚴肅的望著他。

蔡坤凱依然沒應聲，他只是微笑後頷首，轉身步出學務處。

無名風明顯刮過武曉愛身邊，她看著風的動向，幾乎是追著蔡坤凱身後出去的一隨即冷不防拋出手中的紙團，風瞬間便帶著紙團往外走！

叮鈴……鈴聲清脆，她跟著衝出去。

「武曉愛！」谷沛海也焦急的奔出。

情況變得太奇怪，先是蔡坤凱莫名其妙的占卜，然後武曉愛朝他扔東西又跑出去，她說的天音是什麼意思？蔡坤凱聽見的天音又是什麼？

奔出的武曉愛看見紙團落在十公尺以外的地方，蔡坤凱繼續往前走並沒有再回頭，她趨前拾起，取下了護身環戴回，再打開紙團。

「這又是什麼東西？」跟在後頭的谷沛海望著上頭畫得亂七八糟的圖案，還有 X 咧。

「我本來打算做靈占的，想確定是不是有『那個』在。」她有些失望，「但我忘記六角形該怎麼畫了，想說把紙團揉成六角形，充當一下。」

「……」谷沛海實在無法對她有太多的耐性，「我只看到一團垃圾，妳對六角形的定義也太差了吧？妳要的靈占到底是什麼？」

「就水晶那種啊，但我哪有時間折啦！」她反覆看著那張廢紙，「一點跡象都沒有，噴！」

水晶？柱狀水晶？

「怎麼會沒跡象？妳在學務處丟的紙團怎麼可能平空飛到這裡來，這已經夠了吧！」

谷沛海吐了口氣，「那陣風本來就不自然，而且學務處溫度又超低……是惡鬼？」

武曉愛搖搖頭，「不知道，學校本來就滿多的，只是一般都不會有這麼明顯的動作。」

她看著向左轉進樓梯的蔡坤凱，「而且我覺得那個男生也很清楚有『那個』的存在。」

「他叫蔡坤凱。」谷沛海知道這傢伙完全沒在記對方的名字。「十一班的。」

武曉愛噴了好幾聲，搔搔頭，她之前都不知道學校有這個人，想起他傾聽的模樣，好像真的在聽什麼……她不是特殊體質，平常聽不見也看不見，當然特殊狀況例外一所謂特殊狀況，就是對方有心要讓她看見或是要幹掉她的時候。

低頻嘈雜聲自身後傳來，谷沛海回身，發現學務處前後門魚貫走出了學生們，吳小菲跟江耿謙直朝著他們跑來。

「曉愛，怎麼了嗎？妳好怪。」吳小菲憂心的問。

「有『那個』吧？」江耿謙倒是鐵口直斷，「我覺得跟之前班上鬧鬼時的感覺很像，不舒服。」

武曉愛望著搓著雙臂的江耿謙，這就是相較之下略微敏感的類型。

「不太清楚，但目前感覺不像厲鬼。」武曉愛皺眉檢視吳小菲腫起來的臉，「很痛嗎？」

「都破皮了妳說呢？」吳小菲用舌尖舔著口腔，袁尹喬那巴掌打得超重的，「我跟妳說，就算記小過我也不會跟她道歉！」

「幹麼置這種氣？」江耿謙用手肘頂她，「真的要記過的話，妳就敷衍一下，沒必要跟自己過不去，之後我們再玩陰的……」

武曉愛跟谷沛海同時瞪向他，「這樣是有比較成熟嗎？」

「所以散會了？」谷沛海看著從前門步出，瞪著他們還比中指的黑牛，「看來很難善了啊。」

「袁尹喬說大家走著瞧，連教官都不鳥就催大家散，我們這邊因為蔡坤凱剛剛算出會贏，結果大家也都不寫了，完全對幹。」江耿謙兩手一攤，「只有兩三個比較怕的寧願勞動服務，先脫身再說。」

「俗辣。」吳小菲冷哼一聲。

「小菲。」武曉愛勸著，「這種事沒有對錯，鬧這麼大，誰知道後面會搞得多嚴重，當然要明哲保身啊，無法應對的人先勞動服務又沒關係。」

「這是先設停損點的最好方式，而且妳也看到袁尹喬那個樣子，很多人不喜歡鬧事，也不喜歡被扯進複雜的事情裡。」谷沛海嘆口氣，搖搖頭，「到底是怎麼能搞得這麼糟啊，而且黑牛幹麼這麼針對我？明明過肩摔的是妳耶。」

江耿謙瞪圓眼，「哇靠，妳真的把黑牛過肩摔喔，他這麼大隻！」

「這種事講技巧的好嗎。」武曉愛翻了個白眼，「現在也沒辦法了，明明就是袁尹喬先開頭的。」

「那也要她爸媽信。」谷沛海望著那群人的背影，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看他們嘻笑的模樣，連背影都令人不快。

「哼，我才不管，我豁出去了。」吳小菲拉著武曉愛往前走，「快回去吧，蔡坤凱說等等要來教室幫我算。」

「還算啊妳。」武曉愛真是無可奈何，「妳要不要先讓他算算，這關過得了過不了？」

「剛剛不是說了嗎？」江耿謙雙手掌心置於腦後，笑吟吟的，「袁尹喬他們大凶啊。」一場原本單純並且慣性的算命活動，在一夕之間變了調，不僅蔡坤凱被禁止一週不能替人占卜，最糟糕的是打架一事傳遍全校，一早就有寥寥幾人在做勞動服務，而袁尹喬等人卻更加囂張。

武曉愛當然沒在怕，她一回家就跟阿爹報告了，阿爹只在乎她有沒有受傷，其他的事他信任自己寶貝一曉愛絕不會隨意傷害人的孩子。

吳小菲被家長罵了一頓，但她還是堅持不道歉，雖然昨天下午蔡坤凱有完成她的卜算，但被賞巴掌的她說什麼都嚥不下這口氣。

大家原本還想著未來在校免家路窄，大不了記支小過，卻沒想到事情比他們想像的更糟。

「谷沛海！」張圓圓突然由外匆匆步入，嚴肅的朝坐在後面的男孩招手。

谷沛海趕緊起身往前，張圓圓交代這堂課自習，絕對不許在外面遊蕩，然後拉著谷沛海到門邊又低語幾句，坐在講桌前的吳小菲怎麼看都覺得不對勁，往後拍拍後面的桌子。

「曉愛！武曉愛！」她用氣音喊著。

坐在她後面的人哪聽得見？武曉愛大刺刺地趴在桌上夢周公，口水都流一桌了。

只見谷沛海也皺起眉，用狐疑的眼神看著導師，想要說些什麼，但沒講兩句就被張圓圓擋掉。

「武曉愛！」吳小菲焦急的拍桌子，回過頭才發現她根本睡死。

「噴，」坐在武曉愛左邊的江耿謙毫不客氣，直接伸腳就往桌腳踢，「還睡！」

桌子移動超大，趴在桌上的女孩瞬間跳起，動作靈巧的一秒躍上椅子，雙腳都蹲踞在上頭，還擺了一個帥氣掄拳的姿勢。

「誰！幹什麼！」她睡眼惺忪對著江耿謙大喝著。
這聲音讓谷沛海回頭，看見武曉愛，他眉間的紋路皺得更深了。
「上課啦。」江耿謙懶洋洋的唸著，「好像出事了妳還睡。」
武曉愛盯了江耿謙幾秒後才回魂，不甘願的唸著，滑下椅子，人又往桌上趴。
「不要吵啦，」她喃喃唸著，「天塌下來再叫我。」
此時吳小菲圓滾滾的眼睛看著走上講台的谷沛海，希望他透露一點八卦，谷沛海卻只是盯著武曉愛，萬般無奈。
「導師說這堂自習，誰都不能出去亂晃。」講到亂晃兩個字時，谷沛海是對武曉愛說的。「而且請保持安靜。」
「自習耶！爽！」學生一聽到自習，立刻開心揚笑。
不過谷沛海始終眉頭深鎖，看上去憂心忡忡。
「有事嗎？」跟谷沛海要好的大胖不安的問：「導師還說了什麼？」
谷沛海搖搖頭，但擺明了就是有事，只是希望大胖不要再問了。
武曉愛的班級是二年級人數最少的班級，由於高二上開學的隔宿露營時，班上有學生誤闖他人墳地，間接刺激到亡者，所以厲鬼不爽橫行，班上同學不是慘死就是重傷，或是發瘋休學，才第一個月班上的人瞬間少了四分之一，自此七班正式被稱為「被詛咒的班級」。
不過當初出事的都是以霸凌他人為樂的傢伙，所以這些人一消失，班上反而變得更加和諧，感情融洽。
「小聲點，」谷沛海邊說，邊往座位走去，「大家注意一下分寸，不要太吵。」
才在說著，突然有人急衝過來，直接攀著靠走廊的窗戶就大吼，「出事了！谷沛海！武帥！」
谷沛海雙拳緊握，還沒開口，吳小菲便跳了起來。
「什麼事？」
「袁尹喬的爸媽到學校來鬧了！」這是十班的劉育城，吳小菲這派的，「導師們已經過去，蔡坤凱也被叫去了。」
「只找蔡坤凱嗎？」江耿謙也緊張的跳起。
「昨天在場的大部分都有被叫去，」劉育城嚷著，「我們導師不讓我去，但是十八班的邱喬方跑來找我，她嚇得不知道該怎麼辦。」
「搞屁啊！昨天他們動手還敢叫爸媽來？」就在窗邊的大胖不可思議，「叫來幹麼？真要人跟他們道歉嗎？！」今早他已聽聞了整件事的始末，當下氣得不行。
「更糟！」劉育城神色緊張，「他們想讓蔡坤凱退學。」
「什麼？」這下武曉愛可清醒了，一拍桌子就跳起來，「在哪裡？！」
「校長室旁的會議室。」劉育城邊喊邊往前跑，「我先去了。」
武曉愛二話不說立刻也要往前，吳小菲跟江耿謙自然跟上，大胖一同站起，再外加幾個男生也決定助陣。
「老師說不許離開教室！」谷沛海低吼著，「她有她的用意，不希望我們出面。」
「我是第一個被打的人，事情因我而起，我哪能不去，而且針對蔡坤凱也太過分！」
吳小菲根本沒在理，直接從前門奔離。
江耿謙指指吳小菲，用一種無奈的眼神加聳肩，「我去看一看。」
武曉愛用銳利的目光看著谷沛海，無聲的訊息散播在空中，全班幾乎都聽得見：你

他媽的不來嗎？

唉，導師剛剛千交代萬交代的就是不許武曉愛去啊！

「班代拜託！」谷沛海疾步往前，「其他人別蹚渾水，我知道大家很有同學愛，但非當事者不要去……大胖！」

在門口時谷沛海指向大胖，他只得摸摸鼻子坐下。

「等我們消息，拜託，人越多只會越亂。」他跟同學們請求，幾個男生很不情願的坐下，但非常擔心同學的狀況。

「武曉愛！武曉愛！」谷沛海沒幾步就追上，「導師特別交代妳不要去，她怕妳忍不住動手，反而讓對方有機會……」

「說什麼啊，我是那種隨便動手的人嗎？」武曉愛噘起嘴，「這種小事就要逼人退學，簡直欺人太甚！」

「有勢力的人很習慣踐踏別人的。」谷沛海語重心長，「吳小菲、江耿謙，你們不要讓導師難做人。」

這種情況根本沒人會聽，頭一次看見吳小菲跑得那麼快。

「欸，武曉愛！」谷沛海扯住了她，逼得她不得不停下。

「幹麼啦！」

「我問妳，如果……我是說如果有什麼狀況的話，昨天那個會不會……」他有點擔心這件事。

武曉愛經他一提醒，也開始緊張，「萬一那個真的是跟著蔡坤凱的話……」

「昨天不是感覺無害嗎？」

「那是昨天的狀況無害啊！」武曉愛低首看著自己，「哎呀，我沒帶書包出來。」

「不要一副要逃學的樣子好嗎！」谷沛海嘆了口氣，「萬一有什麼，妳就在會議室找東西抵禦一下好了。」

「喂，先生，你以為我萬能的，隨便就能做出道具喔。」武曉愛抱怨兩句後突然想了想，「說不定可以耶，每次都是情急下做出東西的。」

「嗯哼，如果那些東西算道具的話。」谷沛海挑起眉，每次都做些阿哩不達的奇怪物品。

她要擔心的，應該是他現在沒有隨身背著他的竹劍吧！